

活在风光里的赖石山

曹阜金

人们喜欢风光,经常把“风光”二字挂在嘴上。“这里的风光好啊!”“你好风光啊!”不管是描绘自然景观,还是表现人生的春风得意,“风光”都是一种最好的表达。

望文生义,为什么风和光组合起来就有了特别美好的含义,估计造词者也没有认真想过。就像我把赖石山和风光联系起来,也是一瞬间的感觉。

我最近又去了一次赖石山。赖石山位于巧家县崇溪镇,海拔3100米左右,山上多草甸,少丛林,山的最高处是一大片小石林,长得奇形怪状,也许这就是赖石山的来历。

曾经以为赖石山是药山的一部分,因为它位于崇溪镇、老店镇、马树镇之间,距药山镇不远。这次到赖石山采访,才从当地干部那里了解到赖石山不属于药山。看来,赖石山是一个可以与昭通境内最高的山——药山相媲美的存在。

第一次到赖石山,应该是10年前的一个端午节。当时,崇溪镇组织了一次活动,十里八乡的苗族同胞,巧家县城乃至昭阳区、鲁甸县、曲靖市会泽县的游客不远百里,到赖石山来奔赴一场浪漫之约。

刚好我所在的单位有一位干部在崇溪镇驻村,加之活动是一次文化活动,就

有了那次赖石山之行。端午节那天,天公并不作美,山顶上的石林隐隐约约,也看不到远山。山上,绿草如茵,成群的牛羊在草甸上旁若无人地觅食。沿着崎岖的山路,十里八乡的群众如约而至,把带来的洋芋、玉米、腊猪脚、羊肉、牛肉制品等在道路两旁一字摆开,还有小摊贩用小货车拉着超市里的生活用品在路边叫卖。烧洋芋的味道与柴火的青烟在山顶上随风飘散,进入大家的味蕾。这是大山的风景,欢乐就在苗族同胞五彩的花衣和激情的芦笙里放飞。据说,这样的日子,赖石山一年会有两次,就在端午节和立秋这两天。

看到过赖石山的一些图片,那是当地的摄影爱好者拍摄的。图片里有万亩草场,有在草场上尽情觅食的牛羊,有长得奇形怪状的被山风吹吻过的石头,有以赖石山为背景的蓝天白云。后来,图片里出现了风车的画面。

偶尔听到赖石山的消息,偶尔看到赖石山的风光,从心底里逐渐堆积起再去一次赖石山的渴望。

风车的画面又在山顶上出现了。我们跟着巧家的同人从马树镇取道小火塘去赖石山,快到赖石山时,看到了久违的风车,开始是一台,后来是三、四台,再后

来,就是一大片了。我这里所说的风车,在专业术语里是风机,也就是利用风能发电的设备,机身很高,达100米左右,每个风机均装有三片巨大的“风扇”,在大风的带动下缓缓地旋转。我把风机称为风车,是想起了孩提时用纸质制作的风车玩具。但小时候的风车只会给我们带来快乐,却产生不了电。

从一开始就参与赖石山风电场建设的柴亚伟场长向我们介绍,赖石山风电场于2014年12月开建,共安装127台风机,年发电量可达5.5亿度。风机居然会产生这么大的能量,我们感到惊奇。柴场长说,风机有两种,小的1.5兆瓦,大的2兆瓦,如果风力达到每秒13米,即可实现满负荷发电,一台风机每小时发电量可达1500—2000度。赖石山地势高,风力大,为风机的运转提供了足够的风能,赖石山风电场自2016年建成并网发电以来,每年的发电量均超过了5亿度,为国家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密如星斗的风机是赖石山的一道风景,风机随风转动,仿佛一列古罗马的斗士,挥动着银光闪闪的利剑,在赖石山上挥舞冲杀,不管白天还是黑夜,都不知疲倦地战斗着,一刻也不停息。127台风

机,就是127个决斗的勇士,只要有风,它们就会一直战斗。这阵势,估计连堂吉柯德也不敢来挑战。

翻过山,阳光照耀下,山坡上出现了一片蔚蓝色的海洋,波光粼粼,在这大山上十分显眼。其实,这不是海洋,而是一大片550瓦双面双玻单晶硅组件组成的光伏板,蓝莹莹的光伏板铺开,像春天里盛满水正在等待插秧的稻田,又像万丈光芒照射下的巨大镜子。这是三峡集团2023年在白沟林开发的光伏发电项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这里处于高山,主要是荒山荒地,无高大林木,地形开阔,特别适合光伏发电。该项目覆盖崇溪镇和老店镇5000多亩土地,有64个矩阵,光伏板借助太阳的辐射,把太阳能集中起来,通过升压站,转换成电能,年均可发电37万千瓦时。

为了不影响生态,每个光伏板之间都有间隔距离,可以复绿,光伏板下面,青草照样生长,光伏板离地面有约两米的高度,牛羊可以放心在下面觅食。

赖石山可能有些孤独和寂寞,柴场长开玩笑地说,风电场有12个工作人员,都是男性,一年四季在这赖石山上,工作辛苦而乏味,但又走不出大山。来赖石山的人很少,每次见到到访的女性,他们就莫

名地激动。是的,要在这大山上工作,除了夏秋优美的自然风光,冬春刺骨的寒风是够喝一壶的。

当然,赖石山也充满温情,强劲的风力和充足的阳光,也为赖石山的风电项目及光伏发电项目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虽然风光发电项目投资巨大,建设不易,资金回笼周期长,但回报也是显而易见的。最重要的是,光和电是人类的好朋友,是清洁能源,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最佳路径之一。风电场与光伏发电项目布局在大山之上,既能节能环保,又没有污染,做到了真正的天人合一。

风机在大山上与世无争地旋转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光伏板则像一个巨大的容器,温情地承接太阳的辐射,并将其转化为人类需要的电能。

赖石山本来就风景如画,赖石山的风和光,又给了我们太多的惊喜。看到如诗如画的风光,我们对大自然的馈赠更加敬佩。我在想,随着马树镇的热浪逐渐兴起,距马树镇不远的赖石山,也会慢慢享受到旅游带来的红利,因为赖石山上的风电场与光伏板,本身就是一道绝佳的风景。

赖石山,风光无限。有如此风光,你又怎会寂寞。



油画桃花

李仕敏画

为父亲刮胡子

耿先维

父亲80岁之后,由于身体不便,都是在家理发、刮胡子。二哥为父亲买了一个电动推剪。父亲还能动时,都是自己刮胡子。年迈之后,行动不便、视线模糊,只能由我们哥几个为父亲理发、刮胡子。农闲季节都是大哥、二哥为父亲打理,农忙时节我回老家也会为父亲理发、刮胡子。

每一次,望着父亲已经雪白的头发和胡子,才会真正体会到时光的苍老和岁月的无情。望着曾经要强的父亲变得身躯佝偻,浓黑似剑的眉毛已是银白如霜,炯炯有神的双眼已然浑浊无神,心里不由泛起阵阵酸楚。生活,让我们长大,让父亲变老,让一切成为过往,难以追忆。

如今,父亲已然离开我们7年,想再为父亲理一次头发、刮一次胡子已不再可能。对我而言,与父亲在梦里相见都成了妄想。自从父亲去世后,我从未梦到过父亲。只能在记忆里使劲寻找过去点滴,寻找过去为父亲理发、刮胡子的回忆。

那是一个周末,我和妻儿回老家看望父母。天气很好,母亲说父亲的头发和胡子都长了,让我为父亲刮一下。中午阳光明媚,天气暖和,我把父亲拉出屋在院坝里坐着,用一件父亲不再穿的衬衫为他围好脖子和肩膀,便开始了理发和刮胡子的流程。先准备一盆温水,用温热毛巾把头发和胡子捂湿。待几分钟后,先理发。由于技术欠缺,就只能用推剪把头发安全推整干净。父亲的头上有的地方有痤疮,推到这些地方就要慢一点、轻一点,有时不注意,就会揭开伤疤流出血来。这时,父亲就会喊“疼”。我安慰父亲:“没事,就出一小点血。”头发推完后,用毛巾先抹一下碎头发。头发推完,再刮胡子。先刮上颌,再刮下颌。上嘴唇的胡须要细一点、凌乱一点,要难刮一点。这时,要用左手把皮肤绷紧一点,否则则会划伤嘴唇。下颌接近脖子的地方有稀疏的胡子,不注意就会落下。父亲总要用手去抚摸一下,有落下的又叫我刮。把头发和胡子刮完,需要40多分钟。然后,再清洗头发和脸庞,把身上的碎头发清理干净。散落一地的雪白的头发和胡须,在阳光的照耀下,无意中组成的梅花图案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多年之后,记忆深处仍有晶莹的光泽闪烁不定,挥之不去。那是对过往岁月的缅怀,对难忘情怀的不舍,对无尽离别的感伤。

年迈的父亲慈眉善目,长长的眉毛、银白的头发和胡须,承载了岁月对一位农村男人刻画的风尘。我听父亲讲,爷爷去世时父亲只有半岁,奶奶一个人把大爹和父亲拉扯到18岁和12岁也去世了。父亲48岁时我出世了,作为父母的幺儿,比其他哥哥姐姐享受了更多的爱。在那个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虽然吃得不好,但我没有被饿过肚子,这与父母的爱是分不开的。小时候,跟着父亲去挖洋芋或者掰苞谷,父亲都只是象征性地弄一点给我挑,主要是以锻炼为主。有一次跟着父亲挑苞谷去温家街,我开始挑20多斤,走着走着,挑不动了,父亲干脆把我挑的加到他的挑箩里。现在回忆起来,脑海里满是父亲被压得更弯的腰。上年纪之后,父亲的腰一直伸不直,都是佝偻的。我想,这是一个被生活压了几十年的人的正常生理形态吧!历经沧桑,生活磨砺的男人,再是铁打的也被压弯了。由于我们家八姊妹,人多口多,口粮年年不够吃。父亲就把仅有的白米挑到苏甲的布兴换成洋

开了秧门

李兴

被雾霭包裹着的格马格保村民小组还在沉睡中就被一阵密集的鞭炮声炸醒了。不是年节但燃放鞭炮的可能只有一个,睡梦中的人们还未睁开眼睛,就下意识地猜想,谁家有人去世了。

村妇女干部白然秀很快穿好衣服,就往冒烟的地方跑。“爹啊,你咋说死就死了呢?”听见李衣沙的哭声,白然秀瞬间明白,李羊处死了。李衣沙说,他爹近段时间身体状况明显好于以前,昨天晚上还吃了一大碗饭、好几块肥肉,喝了一杯白酒。白然秀接过话说,是回光返照呢。邻居们陆陆续续赶来,有人在叹息,念着李羊处生前的好。也有人说,李羊处死得真不是时候,村子里今天要开秧门,插秧了家家户户都忙,像李培保、王约收两个老人,虽然没熬过冬天,却死在了农闲。意思是这两个老人死得是时候,李羊处死得不是时候。

一年一度开秧门,是哈尼族老皇历算出来的日子,而且有固定的仪式。村民小组长李羊嘎带领几个人走了个过场,然后插了一田秧,就算开了秧门。之后7天,大家的精力必须集中在李羊处的丧事上。瘫痪在床13年,死对于李羊处来说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只是死在这个时节拖累了全村人。

李羊处乱麻般的一生就此了结,他的一生不堪回首。32年前,妻子因车祸去

世,44岁的李羊处不得不独自拉扯3个儿子和1个女儿。只有酒精,才能抚慰他的酸楚和疲惫,只有饮酒才能使他在麻醉中不被苦难的过往拉拽。4个孩子相继成家,李羊处也迈入了颐养天年的老年。噩运却不期而至,在帮邻居家插完秧吃晚饭时,李羊处喝了不少酒,回家途中因雨天路滑摔坏了后脑,从此瘫痪卧床13年。好在他的含辛茹苦没有白费,儿孙们都很孝顺。近两年,李羊处的病情急转直下,这与他的两个儿子相继因食道癌和肝癌去世密不可分,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劫,加速了他的死去。

当地哈尼族婚丧嫁娶都讲究体面,一切在约定俗成中进行。条件好的家庭能够从容应对,条件差一点的家庭就捉襟见肘了。难就难在办理丧事的一应开销。按照习俗,儿子要凑钱买两头牛,嫁出去的姑娘要买一头牛,别的开支再分摊到儿女头上。嫁到邻村的女儿李求松如期牵回了一头牛,另外两头牛就得出3个儿子分担。小儿子李衣沙倒是能拿出这些钱来,近两年刚失去丈夫的2个嫂子可就为难了。特别是二哥李俄依去年刚去世,两个女儿也刚成家,儿子还是残障三级,得供养一辈子。二嫂李胡依倒是很淡定,她说,即便是借钱,也要让老人走得体面,绝不能落下不孝的名声。大哥治病欠下一屁股债,留下3个孩子

走了,大嫂李波仇的日子不可谓不难,大儿子刚离婚不久,二儿子还未成家,小女儿大学刚毕业。即便这样,这个要强的女人在父亲去世的当天上午就筹好了买牛的钱,她认为,为老人养老送终是天经地义,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父亲入土为安。她说,山那边的戈壁乡还是一个儿子一头牛,3个儿子买两头牛已经很对不住老人了。

习俗,没有优劣之分,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得以传承,就是存在的价值。这场丧事,让我见证了格马格保109户哈尼族群众血脉相依的情怀。在这里,无论哪家婚丧嫁娶,不都要主动帮忙,还会自带口粮,去帮忙的人都会带上6斤大米和100元钱。李羊处的丧事满打满算开支了10万元,落到4个子女头上也就是人均2万元了。

农事重节令,更重情义。已经开了秧门,晚几天插秧,不外乎晚几天收割。安葬李羊处5天后,格马格保的梯田都铺上了绿油油的秧苗。

刚满50岁的李衣沙坐在自家的田埂上,任山风拂面凉心,静静地吸着烟想着心事。如今,父母和两个哥哥都走了,父母瓜藤上的3个儿子,也就自己这么一个男人了。我猜想,李衣沙想得更多的应该是怎么直面今后的日子,挑好肩上的担子。